

方 磊 艺 文 集

五七言诗

悠然居吟

方磊 著



方磊艺文集·(五)(七)(言)(诗)

悠然居吟

方磊书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作者于“泰山十八盘”

1982 年夏作者于“泰山十八盘”

题记

人间直道柔情老
世味秋茶也是诗

——读鲁迅先生“世味秋茶苦，人间直道穷”句感赋

序一

情寄山水心忧天下

黎 风

写序,大都是名流学者的事。我不过是一个半生坎坷的教书匠,何敢僭越为别人作序。但方磊是我结识十多年的忘年交,情深谊厚。他要我为他写序,我也无法推辞,只有遵命。

方磊出生于风光明媚的江苏松江,从小就受到绿水青山和中国古代诗歌的陶冶,萌生了对文学艺术的爱好。青年时代就学于秦汉唐的故都,又受到了先秦汉唐文化的哺育。因此,他虽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,多年来从事数学教育并有多册著述问世,但仍酷爱文学艺术,善诗文,能书画,兼擅篆刻,且都有相当造诣,颇得一些名流学者的赞赏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人是应该有点精神,有所追求的,自古以来,中

国的诗人文士喜爱名山大川，衷情草木风云，他们托物言志，写景抒情，把人生和美学理想寄寓于篇什丹青之中。因此，他们流连名山胜水，探访古迹名刹，与一般的游山玩水是大有区别的。司马迁“二十而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嶷，浮于沅湘；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峰；厄困鄱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。”其目的就是为了观赏山河的雄奇，陶冶自己的情操，了解历史的得失，熟悉民间的风情，寻访先贤的轶事逸闻，从而终于写出了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——不朽的《史记》。唐代大诗人李白“五岳寻仙不辞远，一生好入名山游”，不仅表现了他对精神解放的追求，对自由与光明的憧憬，而且使他写出了不少充溢着正气与豪情的诗篇，至今犹余音缭绕于绿水青山之间。这样一种寄情山水而心忧天下的精神，千百年来在中国诗人墨客和艺术家中代代相传，成为宝贵的精神传统。

方磊就受了这种精神传统的影响。“平生落落无所求，惟爱名山大川游”（《南行归来歌》）；“学画无师师造化。笔墨原在天地间”（《蜀道二首》）。可见他对祖国名山大川的喜爱。但他并非“无所求”，而是通过“名山大川游”去追求人生更高的精神境界，探索诗画的自然美与艺术美。就是这种热烈的追求与探索精神，促使方磊在数十年间把平日所得均用之于南行北旅，东游西历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在旅途中，他带着一个画夹，一个诗囊，登险峰，渡恶水，披星戴月，餐风饮露，备受艰难困顿，但他为河山的壮丽所吸引，为先辈的业绩所激励，写诗作画，从不间断，每得一画一诗而精神百倍，欣喜若狂，沉醉于自然环抱与艺术境界之中。“两岸群山浓如墨，身底浪花助我吟”（《夜泊》）。“风来千岩去万里，诗出一吟响半空”。（《叠采山风洞》）。“谷底白云向碧空，风来八面荡我胸。咫尺丹青收万里，囊中奇峰万千重”（《华山三首》）。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，何等热烈纯真的艺术追求！但是，方磊的

精神境界与追求还不止于此。他在纵览名山大川时，以充沛的精力寻幽访古，留恋于古今忠臣义士，英雄豪杰，诗人墨客的遗踪，一边品赏名寺古刹的碑刻、雕塑，一边思考着历史风雨所遗留的教训和启示，从而油然而生出怀古抚今的情思，忧民忧国的豪气。“太史祠里读诗文，抚碑含泪情难禁。谗佞得倡直言死，此是中华老病根。”（《太史祠偶成四首》）。“直如弓弦死道边，曲似银钩反封侯。汉时编钟今已锈，不知此道几时休？”（《参观彭德怀元帅事迹展赋感》）。这样的诗篇得自于实地观察，出自于五内肺腑，不仅表现了方磊对古今英豪高山仰止的真情，而且也显示了他赤诚忧国的肝胆和富有个性的人格追求。

纵然，方磊在青春鼎盛的岁月，也曾唱出“黄岳天都拔千尺，何如登者志滔滔”（《登天都峰》）的雄声，也曾唱出“风华依旧岁易逝，会当一展壮怀为我中华酬”（《南行归来歌》）的壮歌，但是经过秋风秋雨的消磨，中年后，他对人生也有了更深的理解：“文山鹏举诚壮烈，稼轩放翁亦悲咽。有国不能捐身躯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（《瞻辛弃疾纪念祠三首》）。其实，何止文天祥、岳飞、辛弃疾、陆游是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，满腔抱负付诸东流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这类例子举不胜举。屈原沉于汨罗，贾谊哭于长沙，李白慨叹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，杜甫哀唱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李贺也只是在母亲的幻梦中碰到了好运。黄河长江流了几万年，流不完历史先贤的悲叹！但是，这些先贤的爱国壮志及其至死不渝的正义追求，至今也还在激励着我们炎黄子孙，方磊的吟咏便是一个例子。

我以为，方磊诗画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，在于它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直接反映，是作者面对中华山川挥毫泼墨时溶进了个人的追求和思考。这里的每一首诗、每一帧画，都浸渍着他面对山川时的新鲜感受，都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手法。他既吸收了名山大川的灵气，听

到了历史洪流激荡的回音，也感受了民间习俗的风韵。所以方磊诗歌最主要的艺术特色是情真自然，清新明丽，情景交融。既充溢着豪放的气概，又在生动的自然形象中间，蕴蓄着人生的哲理，令人思索回味。

比如：

中夜登高抚青松，三十六峰走蛇龙。

我来青城借明月，挂在自家图画中。

（《青城九首》之一）

再如：

半生常思此登攀，只为斯盘通南天。

汗流浹背不言返，人生几多十八盘？

（《十八盘二首》）

还如：

一见洞庭帆，始觉胸不宽，

君看湖上舸，来去多浩然。

（《岳阳楼六首》之一）

这样的诗，这样的形象，这样的语言和意境，有如自然流泻于石上的清泉，高悬于青山碧海的明月，也如滔滔奔来的大浪惊涛，习习吹拂的万里春风，使人强烈感受到一种非人工雕琢的自然美，真情美和含蓄美。

方磊的诗歌是具有中华气魄的诗歌，哺育它的乳汁除了千山万水的自然美，除了古今英豪的气节高格之外，还有李白诗的豪放落拓，王之涣诗的浩然气势，杜牧诗的清新画意，刘禹锡诗的哲理意蕴，以及白居易、陆放翁、辛稼轩诗歌的爱国情调。方磊爱读他们的诗，自然也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。

当然，任何事物都是有局限性的，方磊的诗亦然。集中有的诗以议

论入诗，少比兴；有的则过于直露，欠回味。这是毋须多说的。

写序，往往是和评书联系在一起的，而要评得好，评得恰如其分，却非易事。因此，我在这里只不过以一个朋友一个读者的身份来介绍一些情况，谈一点读后感而已。

真正的评论在于广大读者诸君。

1990年7月29日写于

陕西师范大学野草书屋

序二 人格与诗

匡 夔

这题目是我在拜读方磊这本可以说是他的诗歌总集的《悠然居吟》时，才想到的。但我却无力写出一篇议论人格与诗的论文来，而且，也无意去写这样一篇论文。我只是在想到诗的时候，便生出一种感慨。诗在眼下的中国的确是很式微了，写诗的人已经不多，读诗的人也就更少。这景况，很像从皇宫流落民间不为人知的罹难公主，不再有人去惊慕她的流韵与风采，但历史曾经证明，而且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仍在证明，就质地而言，诗永远是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地域文学王冠上的明珠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但事实往往是惨苦的。

事实是什么？也许就是一切物或人的一种生存状态，是一种客观，

是历史流程中的一种内容,更多的则是人们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生活着的一种环境。这环境是梳理不清的一团杂乱,是所有生命都有权利生存的一片泥泽,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俗和红尘。卑鄙与高尚同在,清泉与污水混流,鲜活着又腐朽着,泛滥着又固守着,等等,等等。但对一个生命个体来说,只能适应和等待,无法改变和逃逸。人在世俗和红尘中是这样。于是就有了思想,有了哲学,有了道德,有了操守,从而也就有了诗,有了诗对情感最炽热的倾诉和对人格最鲜明的直白。当然,我这样说,并非在赞美一切诗人和诗人的一切,诗也只是文学样式的一种,从事任何精神样式生产的人,未必都是值得赞美的,就如同从事人类灵魂塑造职业的人,未必都有一颗高尚的灵魂。我要说的是诗这种文学样式和其他文学样式比较。能更直接显露作者人格操守的指向和追求。

为此,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中外古今诗人的名字和证例。狂狷的,放达的,孤高的,飘逸的,愤世疾俗的,歌功颂德的,许许多多。但是,当我拜读了方磊先生的诗集《悠然居吟》后,又觉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,而这种并非简单主要表现在我们成长生存的环境上,而且,还必须要从环境的存在与人格的生成上去考查,然后,才能说到诗。

我想,或许是这样的,环境之于人格,比如天地之于生命,土地之于稼穡,甘露之于禾苗,江河林木之于风波山岚。大地载物,籽种催发。风调雨顺了,便五谷丰登;风沙干旱了,也就要颗粒无收。而还有一种,天有雨而未雨,禾将枯而未枯,其状其形也被扭曲了,直如人格。所以,方磊诗的形成也便显得格外的难得和艰辛。

诗集是由上下两辑组成的,上辑为“纪游诗稿”,是他东南西北留下的斑斑履痕和心迹;下辑为“悠然居吟”,收录着作者几乎大半生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,这样斑斑驳驳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生活。

这样的上下两辑,对作者来说是十分有趣的。

方磊先生学诗很早,中学时代便已有诗人之志,所以,集中所录最早的诗作始于1958年,最末的一首止于2001年,其间四十余年。在这样漫长的诗歌历程中,我以为,就诗人的个体生命看,可以说“倚然居吟”是经,而“纪游诗稿”是纬,构成着一幅个人的生命图画;就诗人与时代社会的结合看,“纪游诗稿”则是经,“倚然居吟”则是纬,从而规定出时代社会中诗人的定位。于是,这一经纬的纵横交错中,一段由诗筑成的历史横面和一个由诗塑造的生命灵魂,便组成了一幕活生生的社会和人生。让人既为之亲切,又为之唏嘘。

那真是一个张扬共性消解人格的时代,挥动半个世纪的大笔,极其尽情尽致地用英雄崇拜和史诗创造覆盖了所有的个性和人格。什么是人格?对整整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哲学来说,不再作内涵外延的界定和梳理。

人格在时代的洪流里淹没和荒芜。

但荒芜里,方磊却固守了一片葱茏。

不像李白,是忽然感觉出自己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价值取向不可调和时,才幡然醒悟,“且放白鹿青崖间”的;也不像杜甫,就那样让人格与“治君尧舜上”的价值观,胶着对抗着,不作丝毫的退却和撤离。方磊不这样,他于治世,别无他求,更无意于功名利禄,他挚恋的,只有他的诗,他的画,他的文章,他的篆刻和书法。本来,他的专业是数学,那是他最初的安身立命之所,但是他对艺术和文学的酷爱,使他义无反顾地作出了终结性的决择。我想,能这样取舍的人,那艺术和诗肯定是他的生命了。由于如此,所以,他在世俗红尘的跋涉中,既不高攀,也不低就,既不俯仰,也不逐流,甘于在网状的人际关系中,作一个在人网里应该作也能够作的小小的“结”,静静地守护着他

的心灵和追求。他出游很早,从诗里看,最早的一次应该是1964年他二十三岁时,那是个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年代,许多野心家的野心都鼓动起来,所有不明就里的人都在为迎接一场“大革命”激动不已。

但方磊却出游去了。

他一生都不富有,有时候的劳动所得仅可糊口,然而,他竟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,出神入化地游历去了。

这该是多大的痴迷和执着。

从此,几乎年年他都要利用一个普通教师特有的假期休整,负笈出游,到大自然中寻诗觅画,感悟自然感悟历史也感悟人生。自青年以至老年,足迹所至,遍及祖国的名山大川,得诗数百首。

在这次成集时,方磊不仅收录了这些诗篇,还把诸如“孩儿塔”、“文革诗抄”等早期诗作也收录在卷,他说:“这些诗,尽管有些都是口号,但记录的却都是历史”。看来,在他眼里,并不只看重质量之类能够影响别人对自己评价的事,更看重的是曾经存在着的事实。真、善、美三者,真第一,方磊的可爱,又见一斑。

于是,我们成为相知三十年的朋友。于是,也就不断受着他的约束和规范。

可能就是两年前了,方磊邀我为这本诗集著文,我虽然答应得很慨然,却是一直拖着。方磊待人诚,也对我相信,本不太催,一下拖了年余,等他奈不住而催促时,我还是拖着。再催,再拖。一天晚上,忽然作了个梦,被一个人导着作名山游,便见孤峰上一座殿宇很是威严,仿佛王者所居。被导引进去,果然有一王者在殿中坐了,劈头便问:“方君序可写好了?”

我说:“还没有”。

又问:“为什么总是拖着?”

我便把平日里不可告诉方磊的私心说了出来，我说：“我有一篇长文，一直没有完成，也就一直不能腾出手来。”

王者的脸上就堆下愠色来了：“你真的在红尘浸润太深。看方君如何待人，待你？你又是如何待人，待方君？”

我就不再说话，便煞然醒来，竟惊出一身冷汗。就想，这梦好生奇怪，莫非方磊的诗真的就通了山川神灵？便即刻放下手中活计，躲进悟道轩里，过两日，就写了这些感慨的文字。文中多有莫名奇妙、晦暗秣棱处，还请读到这篇文字的方家指正。

序三

以诗存史

解 琰

拜读了黎风教授和匡燮先生为他的诗集出版所写的文章，也勾起了沉睡在我记忆中的，关于他与诗的一些往事。我把这个感觉说出来时他很高兴，说：“你可以把它写下来，其实你是有发言权的。”

可我一天忙成这样，下班回来，买菜做饭洗刷，常常是连电视都不想看，就倒在了床上，还能写东西？他说：“那好，咱们来个角色置换，你坐下写，我来做家务。”

我勉为其难地答应试试，可真的提起笔来，又感到力不从心了。因为黎老师是诗人和学者，匡燮先生是诗人和散文家，他们都精通文艺理论，文章剖析深刻，见解独到，读来能给人以启示。而我对文艺理论一窍不通，我所能谈的只能是我印象中的琐事和感觉，这样的内容也

值得写吗？他说：“他们的文章比较‘理论’，而你是从‘实际’的角度，正好是个补充。”

于是，被赶着鸭子上架了。

—

1973年秋我上高一时转到四十四中学，成为他的学生。

那时有点怕他，因为他对学生严，有时近于苛刻。比如做数学作业，画坐标轴的箭头，他要求必须画成“1mm宽4mm长”，别的同学因为从初中就受他的训练，已经习惯，而我是转校生，画的那个箭头被他称为“鸡爪子”，而在黑板上指名道姓地“纠正”，让人下不了台。

当然他也表扬过我。班上几个聪明调皮的男生，字写得潦草，他说人家是“王羲之大草”，还说：“堂堂男子汉，字还不如一个女子娃，你们去看看人家解琰的字。”结果这几个男生还真的到我课桌前翻看本子，那个吴民祥看了还怪声怪气地说：“不咋样么……”，弄得我满脸通红。不过我心里还是高兴的，因为上小学时，在父亲“逼迫”下练过几年大字，总算没白练。

班上那几个聪明男生，学习没有压力，常常在教室里“捣乱”，惹事，女生干部也管不住，就是别的老师来了，他们还大不翘翘。可是只要他一来，立刻就安静了。看来那几位常挨批评的男生还就“服”他。

记得，“黄帅造反事件”那一阵，班上有的女生干部，准备贴他的“大字报”，无非是说他“只抓智育”，“培养修正主义苗子”等等，但遭到男生的反对，终于没写成。可见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他就是一个“有争议”的教师。

也就是在那时我就知道，他喜欢写诗，而且把诗看得很重。

一次，陪同学去交作业，看到他桌上有一摞线装书，封皮上都有毛笔写的签条，装订很齐整。翻开一看，全是他抄录自己的诗。询问之下，才知道那是他各个时期的诗作。记得，那本《发源集》是他学生时的作品；《杜村集》是他在长安县劳动锻炼时所写；《跬步集》是他在四十四中的诗；《南行纪游》是他外出写生时写的，前面还有一些名人的题词；还有什么《百草园》、《孩儿塔》等等。因为字迹不潦草，我们能读懂，只记得他把原子弹爆炸、人造卫星上天、中国重返联合国、甚至带学生野营拉练等等，都写成了诗。

虽然，每一本都不太厚，可加起来还不少。我并不喜欢诗，读它们

